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sub>臣</sub>王鍾健

中書<sub>臣</sub>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sub>臣</sub>張曾柄

謄錄監生<sub>臣</sub>徐如灝

欽定四庫全書

念菴文集卷十一

明 羅洪先 撰

序

困辨錄序

雙江先生繫詔獄經年而後釋方其繫也身不離桎梏視  
不踰垣戶塊然獨居羣聖諸子之言涉於目者不慮而得  
參之於身動則有信慨曰嗟乎不復斯境疑安得盡忘乎

於是著錄曰困辨以明寂感之故歸質之友人友人或然  
或否或曰陽明子所謂良知不類往歲癸卯洪先與洛村  
黃君聞先生言必主於寂心亦疑之後四年丁未而先生  
逮送之境上含涕與訣先生曰嘻吾自勝之無若君輩也  
其容脩然其氣夷然其心淵然而素自是乃益知先生遂  
為辨曰先生於師傳如何吾未之知請言吾所試昔者聞  
良知之學悅之以為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吾惟即所感以  
求其自然之則其亦庶乎有據矣已而察之孰感以為心

即不免於為感所役吾之心無時可息則於是非者亦將有時而淆也又嘗凝精而待之以虛無計其為感與否也吾之心暫息矣而是非之則斯亦不可得而欺因自省曰昔之役役者其遂於已發而今之息者其近於未發矣乎蓋自良知言之無分於發與未發也自知之所以能良言之則固有未發者以主之於中而或至於不良乃其發而不知返也吾於暫息且有所試矣而況有為之主者耶夫至動莫如心聖人猶且危之苟無所

主隨感而發譬之御馬銜勒去手求斯須馳驟之中度  
豈可得哉道心之言微性心之言定無欲之言靜致虛  
之言立本未發之言寂一也而何疑於先生先生聞之  
曰斯言知我哉錄有之良知者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  
本體固吾師所傳也問之友人或然或否洪先曰吾學  
也困辨弗明弗可以措敘而梓之質之於知言者

困辨錄後序

余讀雙江聶君困辨錄始而灑然無所疑已而恍然有

所會久而津津然不能舍於是附以已見梓之以傳而  
或者謂曰言何易也自陽明先生為良知之說天下議  
之為禪嘵嘵然至於今未已也夫良知合寂感內外而  
言之者也議者猶曰此遺物也厭事理之討論者也今  
而曰吾內守者寂也其感於外者皆非吾之所能與其  
不滋為可異歟夫分寂感者二其心者也分內外者析  
其形者也心譬則形之目者也目不能不發而為視視  
不能不發而為萬物離物以為視離視以為目其果有

可指乎吾懼嘒嘒然於聶君者又未已也余應之曰言果未可齊也昔者孔子不云乎曰吾道一以貫之當是時未能以其一者示之人也而曾子乃曰是忠恕也今之言與忠恕者同耶異耶彼以得之心者應之而世儒之言從而分曰孰為一之體孰為一之用而後忠恕者始明嗚呼使曾子若然其尚能聞言而唯乎夫聶君亦各以其得之心者為言固未暇為良知釋也子以心譬目有問於子曰寂感於目奚譬必曰視者感也物之不



夫女之美者衆嫉其蛾眉士之賢者人慕其眉宇而不  
及口鼻耳目則眉豈輕於衆體哉蓋衆體皆有用眉安  
於其上雖無有為之事而實瞻望之所趨焉其有類乎  
君子者矣世方以僕僕為忠察察為智安重而為國之  
望者則以為無用楊君亦有感於是歎讀之為之太息

題王氏述訓後

方希古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為陳相再變而為  
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為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

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為述訓歷記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恥而感慕也哉

明文衡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明文衡卷四十七

明程敏政編

題跋

· 題王維畫輞川圖

王叔英

右王維輞川圖僊居盧氏之家藏也間以求題於余余不知畫固不敢妄論然世自有識者亦不假於予言若維之事則有可言者維號文學之士其於出處之節君

臣之義固嘗聞之矣當玄宗之季非可仕之時亦非難  
隱之日而維官為給事中又無一言一事裨益當世顧  
獨以能詩畫稱則末矣及祿山之亂陷於賊中又不能  
死則其罪益大有不容誅矣夫君子之出處內以視其  
外之可否外以視其時之治亂而進退行藏之機決焉  
如維者其才既如彼其下其時又如彼其汙耕稼漁樵  
以自給可耳而乃挾技能之末叨爵位之榮是又不可  
徒以昧出處言之矣使其不遭寇亂汙節未彰君子蓋

新衣遇道僅輒解以瘞而身無完裳今之言處貧賤者  
未必皆困於衣食者也困於衣食者少矣至於凍且餒  
者益加少矣公凍餒幾於死亡而一無足以動其中他  
尚何有哉名位不能使之榮擯斥不能使之辱功能不  
能使之樂禍患不能使之憂言論不能使之惑意氣不  
能使之改所謂浩然而剛大者性成然也非有事於勉  
强者也吾獨怪夫學者之為言也或病其僻或疑其矯  
纚纚乎聽之非不和且平也語其平生雖絲髮之微亦

足以動心而變色而猶自以為知道豈非世教之慮哉  
洪先幼聞公於人輒有不獲執鞭之歎且欲以身私淑  
之然止歎其難能耳固亦未知求所得也二三年來漸  
悔其謬於是再讀所謂一峯集者不牽章句不涉蹊徑  
不執意象不事雕鑿慨乎其於辭沛乎其於氣而皎乎  
其於先得之心出之言懦者慚鄙者懼然後乃知孟氏  
之學至公一明其實天地義氣之所發也而烏可視  
以空大為桂林張君思默以進士來令永豐首考文獻

風厲諸生聞公之文有遺刻者請于雙江聶君菟輯編次俾為全集以傳遂因君索言於余嗚呼公之所得不係集之有無與全否也有欲知吾之浩然者觀於是集將不為濯熱之清風蘇蟄之迅雷也夫

諸儒理學要語序

古之學者無多言也各得其本心爾耳方其未得也必皆由悟以入所入之途雖有不同而其為力皆若有不  
容已者惟其不已於力而後所求者不阻於難惟其有

待於悟而後所得者不假於外既得矣於其心已不能有所意必況欲執其所從入哉於心且然況於人之言哉譬之適國跬步者其不容已也自問途至國門雖有遠近之殊則皆所由入也居國中矣回視向之所問者猶不免於驚而闖焉則得與未得之辨也六經四子聖賢所以示人適國者也吾之資有難易力有勤怠故於擇言亦因以殊惟夫用力者鮮而不究其所以難則既未有得矣乃或病其略而求益之嗚呼果言之罪耶自



有宋至於今諸儒之語六經四子者不啻六經四子之多也彼既未有得於六經四子矣求之諸儒而猶阻於難於是乃更病其繁而約取之嗚呼果言之罪耶夫未跬步而談登坂涉川穿林入箐之宜雖詳略何補於道路六經四子所以未大明於世者非皆阻於難而未之有求矣乎如使其一日不能自安於心而奮然有不容已者焉則必求所以為用力之方欲求用力之方則必攷聖賢已試之法用其說而取足於自得則是終身誦

之非畧也終日語之非詳也蓋吾得以為用力之方雖道聽亦益矣況於六經四子乎如反之而不為吾用雖義畫亦贅矣況於六經四子乎甚矣夫人之身未出戶而言則觀國也方其言之不已合也則亦以為不容已而力爭之不知所不容已者日吾遇而不自覺蓋有大辨焉而不免於為言欺嗚呼其必有待其人乎吾觀泰和魯明卿所擇諸儒理學要語自宋至近世凡十有五家意曰求於此者亦已足乎吾以為苟得其人自有擇

矣非其人不猶以為游談乎夫游談者不必其遠於事  
之謂也非吾之不容已者皆是也嗚呼吾已不能自免  
於此而暇憂人乎明知吾必有正之者

谷平先生文集序

孔氏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其說益詳說之詳  
其指不能以不異學者視諸大儒之說有如法家律例  
一字既不得輕有出入又必一一求合於異同之間以  
為按據否則人且以杜撰譙之於是自宋以來號為理

學者無慮數十家其書至連數十百卷往往轆轤於理  
氣之有無動靜之存省轉相駁難至於漫衍贅複顧益  
無以見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而目眩斯亦孔  
氏之一厄也我朝理學始推薛胡其後乃歸白沙此三  
家者其說異矣今其書並傳而不廢豈皆有自得耶谷  
平李先生抱渾朴之資負剛正之氣早緣授經有感師  
訓即能獨立於童穉之後絕意於財利之媒習忘累歲  
恍若得門其大要以求仁為的以閑邪為端以自作主

宰不致纖毫之力為功以生生不息不與以己為體以  
心正而動自有分殊為用以脫然無繫常如太虛為樂  
以遊世無悶不求人知為至其他一切支離纏繞眩飾  
馳騫之說曾不足以入於中而搔其聽蓋不假朋友之  
助翼不雜佛老之緒餘真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已而見  
世之學者務高虛而遺行實則益眈眈於隱脩嘿省而  
且以徒事講論為切戒侍其側者未至密契固莫知先  
生之為深也先生平生無習染之鑿故其簡靜近於夙

成無逆億之懷故其知識全於質任而又益以精思深  
詣之勤固能直信乎已而無分於外視附和他人人口吻  
依違似是自以為得者豈直不可同日語哉議者謂先  
生倦於誨人緩於從政疑有所詘此非然也昔橫渠晚  
歲勇撤臯比延平隕然有如野老不揣本而齊末誰則  
無疵必比而同之是參魯柴愚固有歎於速肖而公綽  
之短於滕薛又安所取於成人也豈不悖哉洪先弱冠  
執業老益固陋無以光顯舊聞懼就湮沒乃與先生之

子元生庚生手錄遺集次第刪訂將以傳之嗚呼先生之學固不求知於人矣乃若詳說而反之約可無求正於先生里諱官行附在末編蓋誦詩讀書必且尚論其世亦曰患不知人固孔氏家法也

重刻文山集序

吉安舊刻文山先生文集簡帙龐雜篇句脫誤歲久漫漶幾不可讀中丞德安何公吉陽來撫江右既出素所養者布之教令復表章列郡先哲以風厲士人會郡守

浦江張公某始至即舉屬之張公手自編輯釐剔訛  
出羨帑選良梓刻將半復致中丞之命於余俾序所以  
校刻之意嘗觀孟子論北宮黜孟施舍之養勇而有感  
焉彼其不挫與無懼者若詛盟而要結之終其身不可  
解也夫二子憑氣者也猶有為之所者以主於中矧其  
進於是者耶余於是反覆先生之事取證其詩與書因  
得其平生之詳而論之始先生弱冠及第憂歸四年授  
京兆幕未上而邊事起董奄力主和議首應詔數其罪



乞斬之以安社稷且自罷免既改洪州復自罷尋用故  
事以館職召進刑部郎而董奄復用即又上疏求罷自  
知瑞州轉江西提刑為臺臣論罷後兼學士為福建提  
刑即又連論罷如江西已而權學士院草制忤賈似道  
嗾臺臣劾之罷其少監及除湖南運判又論罷之遂引  
錢若水例致仕去當是時年纔三十七耳當其甫入朝  
著非有兵革艱大之委而國事他屬又無臺諫糾弼之  
權其言與否宜未有訾及者乃不能一日稍待何哉人

之遭蹉跌者往往回顧而改步三已不愠古人難之今  
罷而仕仕而復罷經歷摧創至于六七志愈堅氣愈烈  
曾一不以自悔此其中必有為之所者矣且自始進而  
遽早休當盛年而甘退處目為猖狂而不辭置之危地  
而不變彼非異人之情也亦曰為世道計吾之心未能  
已也與吾相持而不使其直遂者勢也吾屈勢而違心  
耶亦求以自盡耶故言寧不用不能容嘿以避權事寧  
無成不敢隱忍以阿世身寧終廢不可苟且以趨時其

必為此不為彼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秋毫無所皇惑  
是先生之平生也余觀其文辭矯乎如雲鴻之出風塵  
汎乎如渚鷗之忘機械凜乎如匣劍之蘊鋒芒至於陳  
告敷宣肝膽畢露旁引廣喻曲盡事情則又沛乎如長  
江大河百折東下莫有當其騰迅者此豈一朝一夕之  
故偶得之者哉及其灑泣入衛捐家餉軍流離顛頓出  
萬死一生以圖興復力既不支猶以拘囚之餘從容燕  
市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跡愈久而聲光不減使天下後

世曉然知有人臣之義莫不以為處死之難古今未若是烈者不知其屢罷而不悔誠有以為之也使幸而不值其變則處死者人必不聞不幸而聞於人人且歎其難矣或擬之憑氣而莫能原其所以為心使先生平生所養卒不暴白於天下後世是尚為知論世矣乎夫不幸非人所常值也值其幸而能自盡則亦何至於屢罷夫惟不免於屢罷則知決絕審固於死生之間者乃所以豫為之所而非先生所願亦明矣非所願而必為之

所知其不免而不為之動古之知所養者蓋如此彼擬  
先生於憑氣而徒自幸其值者其尚憮然於此否乎余  
生先生之鄉想慕其平生設以身處而深有感於養氣  
之說因序集而并著之嗚呼使人人皆知所養不徒仰  
歎先生之難其於世道將必有賴二公風厲之意至是  
效矣

解學士文集序

始余遊東山經三麓而後躋浮黎浮黎者東山之巔也

據是返顧培塿層疊環以百數當是時第謂高厚必資  
積累理固然耳後數年友人相期于衡百里而近望其  
高與東山似即而仰攀百折縈紆窮日乃至祝融之峯  
自峯頂下視旁無倚附緣麓一谷橫四十里蓋拔坤維  
入漢紀特立而博敷諸山非其倫也又數年入匡廬其  
他不異東山獨五老峭峙得衡一體於是悟曰物固有  
至鉅者乎彼名岳者山之至鉅不由積累而高厚者也  
匡以五老亦得名岳譬之形貌兩人戴立豈不矗然而

不可為鉅偏長拘行無以語聖賢之大亦猶是也夫聖賢至矣彼略毀譽輕利害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不可罔以世俗之見故卒應王佐而稱豪傑若是者亦謂鉅人春雨解公幾之方高皇揮斥英雄濯拭宇宙此何時也而公未弱冠天眷獨隆成祖之初契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顏有鄭公之正乳兒朝貴敝屣爵位有方朔之竒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太白之邁保儲忘身徙家戍邊有東之之烈是果積累得之否乎即使有歟

於聖賢亦當不失為豪傑何則其才固自殊也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寧為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且自況矣公蒙禍既酷藁祔外氏某再過其下歛歎息不忍輒去會柱史遵化古松段君來按江省吊古采言檄縣禮葬將刻其遺文以傳公天才逸發援筆萬言不事屬稿而又經籍沒故多散亡從孫桐緝錄凡十卷求加詮次稍別



其偽不盡刪繁亦以見公不屑屑尺寸間所謂不由積累一驗也嗚呼覽者其辨人中之岳安在無徒高卑之校哉

雪浪閣集序

余雅有山水之癖然病不能遠出每觀圖經雜志必考其幽隱以寓所好往往見名山大川多假僊翁羽客事張其竒秘甚則指崑石泉竇詭異人所不經見者以神異之至吾聖賢之經畫建置顧泯滅莫究竊嘗疑焉豈

長於遺世得以恣其窮探而然耶亦其心未能忘世故假神物以遂其濟物度人意耶抑其致用之殊而人得以訛言相蒙耶夫既不能忘世而術不能遠致欲致其用而必假神物用殊於人而言從以訛是三者皆吾聖賢之所無則山川假以稱竒祕者必於仙翁羽客而不敢加之於吾聖賢也亦宜矣夫既以相假矣至於淪沒摧敗而猶不泯其傳豈亦以其去道近而致志專耶夫近道則不累於外而志專者乃凝於神為吾聖賢之道

者顧雜而不精日驚焉而不知自返實既不足以相勝  
矣則其不容已於媿服羨慕而彼之相假者陰藉以久  
傳固勢之所必至也章貢之水至吉水之境益衍以肆  
無有當其衝者及境之半為玄潭羣山夾水涯中流怪  
石多伏上下其狀若相抗拒水壅至不得驟洩則憤怒  
鬱號激為驚濤縈為急湍濺為飛沫兩厓望之若剛風  
釀雪眩目沁心毛骨竦竪凜乎其不可久佇也東厓故  
為崇元觀瞰水而翼然起者為雪浪閣登高俯視勢益

高水益竒而世傳許旌陽試劍山石迸裂乃入水斬蛟留劍於觀而去其後呂純陽嘗題詩閣上墨皆透壁閣中所見既竒而其傳聞又皆變幻可駭故凡達人高士寓所好於此者真若投筆躍劍之勢猶存而又或意其有神助之然者故其詠歌必皆極其形容以各致其媿服羨慕之意閣廢至今數百載而詠歌者不休亦豈偶然之故哉道士欲重建閣而力不足乃增刻王元福所集詠歌以傳夫淪沒摧敗而或一興焉其盛而復衰

蓋亦所謂勢也雖然豈徒在彼然哉安知其興廢不由此之盛衰也哉故因序其事也而言以驗之

別李檀坡序

襄陽檀坡李君為吉水分教不及三年擢蘭陽教諭以行李君為人敦謹心直而行慈諸生莫不相愛重今時常調官未三年不易擢而在校官為尤鮮諸生既駭其速惜其去而李君亦若有戀戀者蘭陽隸開封於定陶東明接境實故梁宋故墟其人寬博習事李君往當有

所遇固知不至久淹宜無以戀戀為也邇者發丈水泛  
章江出彭蠡攬匡廬之翠問潯陽之酤竊聽故鄉客語  
風謠舒寫旅況然後溯赤壁登鶴樓舍江遵漢踰沔望  
郢指峴山鹿門而慰離懷大抵皆少時觀游覽眺處而  
又倚艫張颿不出蓬窻顧盼越數千里豈不快哉雖然  
旬朔再踰暑謝涼生白露丹楓物候立改蜩息響而鴈  
來賓未可計旦夕之速也別襄陽而北由唐泌舞許以  
赴蘭陽固將戒車秣馬載索負糒假館市殮風埃之慘

翳廬井之聯渙觸目拂耳有平日所未嘗宵逝晨趨有壯年所不堪景既殊矣然限程畫期不七八日即可達又無俟旬朔之淹也然則勞佚遲速之間其為短長更互錯迕固有不能得者耶夫人之為學能不惑於勞佚遲速之間則志專智明而業可精李君即試之身者以教蘭陽其諸生宜無不聽聽則因之感悟而愛重者日衆李君焉往不得也官職之勞佚遷擢之遲速晴雨遇吾前耳烏足計哉烏足計哉

流芳集序

余童時見先大夫聞司空舫齋李公訃泣下曰公志固未盡施而今乃若是耶對客述公行事甚悉余既不能記憶然大略知公剛正人也後侍大僕曾公言及正德間流賊事則曰李公丈夫也當巡撫畿甸時劉六之黨匿天津王指揮家公追捕甚急王指揮故錢寧腹心錢是時方以義子擅威柄聞王指揮告急欲嫁禍公公不為動已而擢公兵部侍郎陰以相中公覺之遂致仕去



及余官京師司空蔣公論劉六初起時自山東敗後潛歸治垣屋將謀自脫蔣為巡按御史公與議招撫乃遣固安典史諭降劉六聞言羅拜典史令其姊自首乞命公連疏其事乞赦勿治不報會壩上賊劫團營軍器太監張永疑為劉六發軍圍其家劉不得脫乃敵殺指揮及諸官軍既解圍與鄉里慟哭別去遂劫掠州縣自北直隸山東以南無不殘破者余聞而識之會公子原道集公傳記諸丈以來余細考之亦畧見此兩事不甚備

此兩事雖細使當時公之疏行賊必可除使公不即擢去賊縱起亦可即撲滅不至流毒四方若是之慘余以是重有悲矣世之競功能者拘目前常筭不知消患於未形往往以小利激大變至於權勢怵迫即畏縮束手不一置問其視公志何如哉公之志即此兩事可見大畧其施與未施何足為公悲獨悲斯世不遇公耳先宜人出李氏往在京師逮事公淑人嘗往來其家而先大夫素辱教於公公之行事頗盡知之其聞訃而感亦不

徒以婚舊也公故吉水谷平西湖人今家蕪湖余每從鄉人詢問其家知原道守官不媿於公敬敘所聞歸之使人知集之所載者皆實可據且知在位者不必皆取合於世而後能立其不盡施於世者雖其既久固將有所繼也

水厓集序

自聖人之道不明學者往往溺於神仙之說大要握固守氣可以遺世而久視故貪生與廢務者必趨之彼方

守氣其於向人出一語已為損漏矧肯與世酬應後役  
文字間哉惟呂純陽白海瓊則各多所著述然皆縱逸  
不範法度又出入變幻於怪異之事不過偶以自適而  
溺者傳焉如以質于聖人之道同不同奚足辨也然聞  
其說而不動於心者甚鮮彼蓋確乎有遺而此失所主  
吾嘗即是以測人之淺深未有不驗者也弘治間京師  
多傳尹蓬頭尹善絕粒每食輒又數升不畏寒暑或雜  
乞丐宿閭閻下人無異者而士大夫爭邀致之不去顧

時時假館於水厓彭公公是時為南京刑部尹來必索  
食食已相對危坐間出幻術相調復試以隱語後公出  
守兗州尹涕泣別去於是人皆疑公得仙比為布政使  
去位無以為家年八十餘氣甚壯盛日飲水數碗人益  
疑之余往見公公好議論張髯傲視語琅琅終日不休  
公既卒讀所遺詩大數百首皆據理道闢風俗其意欲  
追作者之軌度是豈有所溺者哉當公守官時侃侃持  
法律多忤人人遂以是尼之故其官止于方伯不大顯

而公於去就無少恠尹之戀戀蓋知其中有所主而世之視公者真若羽化獨立無復塵埃垢穢之跡然公固不以是自多也余獨悲世之溺仙者其遺世反不若公而取材於世者其識公反不若尹余又以悲世之溺者固不在仙而仙之於世當亦恒悲其鮮所遇也夫以神仙之說人所易溺者猶且如此又況為聖人之道者耶余幸生公之鄉而先大夫復在莫逆既得見公又得論次行事于墓石茲復集其詩文若干卷歲之家因敘其

所存且以悟人之疑者

續刻南嶽志序

衡嶽南方宗山也舜之巡也五載一至衡舉望祀之典  
南方諸侯咸受命焉夫望祀諸山則諸山之神聚而享  
於衡其諸侯亦以受命畢至於是衡遂以宗宗衡所以  
宗舜也文中子曰五載數矣何居儀衛寡而征求少也  
是故儀衛征求聖人之政所必察如其不節雖聖人不  
可以至衡時變而文周之時巡疎於舜矣然諸侯之至

者必有食邑以食邑共天子之事則其事不為患於民  
及其後也求金索車不勝其困於是包茅不入於楚而  
王者之迹熄矣秦漢封禪復湯沐之邑而衡以險遠乃  
獨不與當是時也釋老者出伺以神奸鼓其術以役民  
而又能竭己以終之故其居代明堂而恣專據其以儒  
得至者非羈旅之人則老而倦休者也彼羈旅者既無  
力以自振矣而倦休之心則又絕外而厭勤其能兼而  
有之乎夫問俗必之野登高而賦大夫之事也舒抑鬱



局縮之懷而蕩迷督煩寃之疾張弛其意而和柔其政者莫善於遊觀異時聞以職事至者縣官具車徒道置食少亦不下數百十人是其勢自不可久也以其至之難而復不得久其瞻望不及者不已多乎夫上之不蒙王者之迹而下焉棄於采風之吏其次又多不遇於羈旅倦休之人則二氏之據而專焉宜也然民困矣今三氏者無從而給役之故其居亦隨以敗然則衡之宗者果何歟余往讀邑舊令彭君簪所為衡志心慨慕焉後

二十年而始至考問其志所載若觀海日俯洞庭諸希  
奇事大抵出於騷人寓言無盡信者今令章君某續刻  
志丈因邑人楊子續問序于余遂為論次自舜以下且  
附已見若此使至衡者或有取於余言則可以求聖人  
為政而得民所患其限於勢者能不惑於寓言而原其  
所以為宗則衡猶諸山也亦何戚於未至哉

白潭詩集序

我朝孝廟時最稱得人議者擬之慶歷之盛其人才力

雖不同大要寧為骯髒以窮不欲以媿媿而進皎然出  
于清議之上若是者無不同也夫畏禍而恤其私此人  
之常情也捐其私以就所不欲雖刑賞之尚不為恥勸  
而往往甘心焉者豈獨無丘壠之舊妻子之託哉且是  
時四方無兵革不測之事足以危其慮而感於心者然  
不忍以一食之暇遂其優游此又何也嘗竊聞之朝廷  
以敢諫為賢而士大夫未嘗以失言獲譴優容成全之  
意過於懲創之威故感激報稱之誠自出於職事之外

其不奪於常情皆上之作養為之也自是之後終武宗之世十有六年以三數人維持其間晏然拱手而難不作嗚呼得人之盛豈細故哉石首白潭劉公某登第於弘治末年自翰林庶吉士出為監察御史正德初奄瑾當權惡其直而美其才百計羅之不至怒甚特坐巡按雲南京師如雲南必出荊州且以往者多恃險遠自肆取敗自公承遣時時使人偵之求絲髮隙不能得偵者既厭故露其跡以邀賄公堅不應卒為偵者所誣下詔

獄數筮楚不死則令荷校日中旬餘復不死久之乃得  
除名里居公是時年纔二十四五京師呼剛梗人必曰  
汝小劉御史耶過而聞者不問可知其為公也公在孝  
廟時固未甚久然至於跌頓挫折而峻潔剛嚴日厲不  
撓非有賴於作養之素其能然乎又十餘年而當今上  
即位海內更新向之尼公者既伏其辜還公于臺公益  
感上知遇數數上封事已而出補福建按察僉事公曰  
可以休矣遂致仕去公前後在朝不踰三年雖當言路

言出輒又見忤蓄其才力無所售盡於詩辭發之其為  
詩傲兀雄偉縱意所如未嘗有拘檢窘約之病其藻思  
奔逸不可馴伏猶捕龍蛇扼虎豹至於束手閒觀乃益  
見其氣有餘也公年既盛而業不暫廢歲月所積多至  
不可收拾公壻王之誥來令吉水攜其所刻草堂集者  
數百篇索余為敘余素喜談孝廟時事悲公之不盡用  
然猶幸得見其才於詩也雖然詩之有無奚足病公有  
如公者止於為詩其亦有足觀矣乎詩末繫奏疏若干

篇讀者宜得之

夏朗劉氏重刻宗範序

劉文介公宗範十有九條原其先世所傳叅以憲副君之議而公折衷之其取義遠而於事為常其立辭嚴而於情為近蓋公之致用於此亦槩見矣嘗攷先生之時閭里之間出入負戴少長老幼咸有秩序不獨士人明而易遵顛倒之民無敢踰犯此曷謂耶竊嘗察之其道有三求之者恕習之者久而持之者至衆故也夫先王

之禮嚴矣然非強人以難能要皆即其情所甚欲者以  
為之節文其視以為嚴者自其蕩而不檢者言之也彼  
情在所甚欲矣固不患乎習之不安及其久也風行化  
流雖有強悍乖盭不勝見聞之衆亦且顧視而反慮是  
先生之禮若將網維而拘防之不知其所由起者有道  
也吾邑世家無慮數十其禮俗號近古則先夏朗劉氏  
劉氏勝冠者幾二千人合祀于祠而推其有信義者為  
之長自爭訟至於大故帖帖走聽斷如見長令長令追



逮之使榜掠之刑數十年不過其門異時余甚慕其所  
為常自撰家誡數十條以希冀萬一無何而齟齬者紛  
至則益異之每向長令言當表其間以風厲遠近乃今  
讀宗範然後知公之為用而自慙其不逮矣公之宗範  
自婚姻蒙養文學名檢之教奉先之儀宴饗盈縮之節  
靡所不舉而先之以善惡兩言於意曰善者人情之所  
必好也惡者人情之所必惡也未有好而不有諸己惡  
之而加乎其身者也未有可好而福不臻見惡於人而

禍不至者也嗚呼獨訓劉氏已乎公孫潭等重梓以傳  
請序於余惟余先曾受尚書於公至于今守其業相觀  
而善勉其所未至余固不得辭又況道其所甚慕也

忠愛錄序

吉水故俗尚節槩勤事功而恥乾沒故士之仕者生則  
人譽之沒則人思之甚則特立祠以為之報若王教諭  
省之於濟陽羅少保通之於居庸是也彼二公者捐生  
於艱險之間以維持綱常之變死與不死等爾故教諭

以其忠而少保以其愛侍御王公臣之在河東所理者  
齟政而紀其所行高垣深塹數事而已其沒也民亦祠  
之以忠愛名夫思患豫防為政之常而築堰治城有司  
者歲不絕舉不聞其皆特祠今特於公何也臣子之忠  
非瞿瞿然奔走之謂也父母之愛非恤恤然顧復之謂  
也于其情焉耳當公如河東時舉朝之人莫不薦之齟  
政之壞可知也公勞來計畫垂死不懈是其奉公守法  
以稱任使苦心焦思以備凶菑必有言所不能宣力所

不能逮人人得之於視聽之間而出於高垣深塹之外者夫視聽之於人也至審而入於人之視聽者至神有醞釀而成之者有激昂而得之者二者皆不可以指目也成之於醞釀不容釋矣則亦不得不即高垣深塹之可指目者以寓其思而其人往矣於是特祠焉而又為之名豈偶然哉是故濟陽之祠死位之情感之也居庸之祠捍衛之情感之也解池之祠勤事之情感之也夫銜命而行專署而居連鼎而食者孰不在公之位也而

惟公之情則然彼誠根於性者厚而成於俗者至漸矣  
使其重內顧之懷忘饑溺之思習文具之辭而張蹇諤  
之業其掩取聲稱以獵顯榮幸矣烏能盼蠻無窮耶吾  
以是知感應之不可誣而又以悲吾吉水之俗或有間  
於故而莫之揀也公沒時幼子佑纔三歲既長集錄制  
祠與紀述銘誄諸文存于家又二十餘年諸孫龜年梓  
之以傳龜年與兄龜蒙皆佑之子龜蒙舉鄉試令諸城  
以沒而龜年至是始貢于禮部少時與予同師谷平李

先生志業端謹將亦不辱其先乎因其請敘詳特祠之故諄諄不已亦欲假是以切磋非特激昂吉水也

皇明吉安進士錄序

昔人有言名不必魁魁不必名蓋嘆人品與科第不能盡相值也我朝開科一百七十九年吉安一郡舉進士者七百有九十人可謂盛矣而名人亦往往出於其間有足為千百世之望者豈非國家養士之效輕重低昂之勢不得不趨於此哉雖然謀略如羅弘文相業如楊

丈貞忠義如顏沛縣其他政事文學不可枚舉固又不  
盡以進士名也今進士所題姓名邑里官爵具在有視  
之而不知其人者此果何益於有無之數然此特言其  
無能而已其或集詬蒙穢使人羞與為伍欲殊井疆不  
可得斯一之已甚又何以衆寡為哉嘗聞藩臬有挾進  
士鄙閫帥者諸閫帥積不勝忿一日同謁文廟登禮殿  
指四配十哲像戲閫帥曰君識姓名否閫帥應聲曰某  
不讀書不識為誰氏但聞皆非進士出身也戲者慚無

以應嗚呼為進士者其毋為此輩姍笑哉其思為千百世之望也哉是本始吾邑學海鄧君續之為廬陵同年華山魯君然多遺誤予為增其年世里氏且補書改書及近科未入者凡若干人泗州魯軒常君以進士知吉水梓以傳今為戶部主事

峽江縣志序

峽故隸淦然與吉為隣壤語言食味室廬衣服之尚婚媾交好里巷什伍之習山川土疆穀果竹木之宜皆無



所辨獨限以峻嶺而已自其未有邑時地遠於淦而此  
於吉吉恒以境內視之不知峻嶺之限也峽既以遠淦  
其徭稅之徵發期會之呼召爭訟之逮攝時有不及於  
是始議分邑以蒞之邑分至今未三紀官府之章程丈  
物日益美盛然民之習尚與其土產漸耗斲矣夫淦以  
分峽去三之一謂淦有損宜也峽乃坐敞其故何耶論  
者以為山川之氣不洩於物則凝聚而鍾於人意者必  
有異材挺生鳴國家之盛而以其邑望於天下者乎是

亦勢之低昂矣關中何君某為臨江別駕而承檄署峽者三至既周知其山川習尚今昔之異取積滯之大甚者而振刷之又懼其去速使故實不傳來者無所稽以為節縮潔汰之據終不足以起其敝也復輯省郡滄志與諸狀牒奏移苟有裨於咨諏者命諸生類集而手自校論以寓其欲為未竟之志總為圖九志六編年一傳二紀畧一而凡邑之所當宜者志靡不畧書至於民艱士行尤惻然而有餘悲愴然而不容口以啟觀者之視

聽蓋為峽之計至深遠也稿成東書索序于予竊念吉  
雖隣峽而地倍之三紀以來民之敝亦亟矣每欲考賦  
役增損之由與夫條格行罷之故請命于當事君子而  
紀載疎濶莫能原始蓋有相傳於田父野老之口而士  
民或不盡知雜見於野史家乘而官府難於必聽則既  
深以為恨屢思執筆追補亡遺且得論次先世之流風  
以垂勸鑒訛言肆興畏顧而寢廢者不知其幾又歎來  
者將何所仰而亦卒莫為之力也何君之志每一易稿

輒持求正故數得以盡其愚後之有志於起敝者如室  
之已構食之已具特在補葺齊調之耳其於力豈不易  
而亦豈至如予之所恨也哉余居隣峽境纔數里其名  
人賢士又皆得之幼時見聞則既不能已於仰止之心  
而山川在望風氣所感生乎峽者必有先得同然而今  
乎吉者亦可以相觀而善茲非隣德之不孤乎亦可藉  
以慰余之心也遂不辭而為之序

海豐縣志序

海豐故漢邑也州郡之名號數易而邑未有改其地瀕  
海多虞習尚椎質問是邑昔所由起父老莫辨在何歲  
月蓋圖經之缺失久矣於邑之名號且若此諸凡建置  
始末與夫名人良吏出處之詳幽貞之士孤嫠之懿沈  
伏於山谷廬井者其撰記舛遺又何怪也余友張君道  
甫來為令初入境采故問俗靡得而述心竊慨焉會其  
時有兵革之役當道廉其守官數奉檄奔走境外視事  
之日歲無幾既五年漸以無事始自執管盡去舊志之

謬誤而先其大者勒輿地人物上下兩編凡事聯於輿地人物者類從之於是邑之大都頗可考次覽其書雖在數千里外如登五坡泛三江以望大海與其父老子弟指畫問對於蒼烟白葦之間雲潮風汛之涯溪也豈非茲邑之盛典哉今夫爭訟事至微也不究其端而卒然以告縱擅才智不能決是非談鴻荒之神聖雖極模擬未有以為信然而歆羨之者其故何也論事者原本始揆物者根情實孔子聖人也入廟必問非過慎也見

聞不及則舉措懷疑從海賈而遊者觸鯨波不測之險  
入龍伯浩渺之區而心不畏懾則鄉導在前可恃也故  
惡害已者先去籍徘徊敗墅而示之事莫不憮然蓋不  
達興廢之因則無以酌損益之宜不徵善惡之跡則無  
以動懲勸之感人之常情固有然也張君於輿地所附  
闕利害者纖悉不遺且傳已見為著論皆可措之行事  
而所取人物寧嚴毋泛又皆耳目所逮未嘗遠引博收  
飾疎逖以惑觀聽其有補於茲邑甚鉅豈直稱盛典已

哉而考張君之政者亦將有在蓋識其大者故也張君名濟時出余同邑通敏而文潔已愛人故能善其役

七泉遺稿序

予弱冠與周七泉子同師谷平李先生聞濂洛之學先生不立文字而予方有夙好則私相與上下其說七泉子天資超邁銳然向進克其志前無往古無論近代予自視殆弗若也未幾入大學盡友四方談學之士於是四方談學之士莫不知有七泉子久之所學既漸有見



則一寓之於文字之間而其言又足以表見已意於是四方談學之士又莫不知七泉子之文蓋其文始而取之濂洛已而取之名家雖未知其與古之作者法度若何至其縱恣竒崛主於表見已意而無有乎艱深迂滯之病能使讀者泠然如聞其面談曉然如扣其心緒則固其所長也七泉子之學既有見其平生尤飭內行居官守己穎敏峻潔嘗判永州同知德安所在皆有惠政兩郡人士咸德之不幸年止四十有八無以竟充其志

於乎予與七泉子昔之相期者謂何而遽止也此非後  
死之責哉然予哀矣文字之好日益減而為學之志日  
惴惴焉常懼弗效誠不自知其何也七泉子卒家貧無  
所仰其交游一無遇者又六年德安吉陽何公來為巡  
撫蓋嘗德其為政且莫逆也既哀恤之又不忍其泯沒  
取遺稿俾其子秉鈞秉忠就予刪訂將刻以傳予存三  
之二以復於公蓋主於表見所學而不暇他計使知七  
泉子者不獨四方談學之士而凡德其政者又皆知其

有本若此抑亦廣谷平先生之傳固不徒以文也

螺陂蕭氏文獻集序

按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所謂邦國之志者志前人之行事而繫世昭穆緣是可明此三代之世教也三代既遠馬遷史記所述世家自始祖受封至於累傳片辭徵事駿功盛烈靡不畢傳其尚有所本乎小史業廢而後邦國始各有志志不備而後名家貴族各記其前人行事將以補邦國志之所不足而後有族

譜有文獻集譜者譜其繫與昭穆集者論次其上世之  
行事族譜文獻廢則世教益無所遵君子之澤斬矣吉  
水同水貴族以螺陂之蕭澁塘之楊谷村之李泥田之  
周為最盛至考有宋勲名不絕著稱史冊聞當時而耀  
後世莫盛於螺陂螺陂之族起吳之乾貞尤莫盛於慶  
歷之後嗣是連延代有聞人至于我明尤莫盛於正德  
嘉靖之間蓋武寧處割據而能戢定其人民侍郎公以  
政事受知昭陵寧謐疆場為世名臣屯田介潔解元廉

孝在諸昆中最有名太常繼侍郎後其剛正風烈稱之  
武翼捐身許國雄偉一世提刑監廟實步其武貞節高  
風有位所愧至方伯公謹朴自持位高譽起而甘早休  
進士軾麗水轍不墜勤教故能纘緒而張拓之其諸父  
子兄弟聯隊而起又多磊磊縉紳中蓋廿有二世而幾  
至百人可謂盛矣其謹約謙仁世世相傳久而不失考  
其話言之祖述行誼之持守精神之所注聲光之所襲  
有出于尋常衣冠榮顯之外者在一家可以立教在一

邑可以考故至其宣命榮賜之寵于君歌贊誄述之信于友既足以徵世業而紀世變而國家章服名號因革郡邑統治分合之詳又足以補史氏之未備而證其訛舛所謂禮失求諸野斯殆其一驗歟吾每讀史記世家至七十子輒慨然于古之賢聖至覽郡志恨其文之不備無以考見先輩之世而尚友其人間遇貴族文字或篇章殘缺即為愴惻最後自緝家譜繙閱諸集偶得文字有相涉者手抄口誦不知疲苦猶以少獲為歎蓋垂

十餘年之力僅得成編而螺陂則自揚吳至于今代更三四年垂八百其中鮮所遺漏於是歎其積累繼續之勤非一日之久一人之力而進士與麗水用心尤勤又足以知將來之所遺固未有窮也予交於方伯公父子間號最稔今歲復與麗水有婚姻好故於是集成尤致私幸蓋不獨同水貴族相觀競爽將於世教實咸賴之集中周平園跋吳告身謂演殂之明年溥改元乾貞為後唐天成二年與史不合按溥代演嗣吳王位改元順

義又七年稱帝始改乾貞解春雨嘗駁之以為過信尤國志之誤也由是言之族譜文獻其有裨於邦國之志豈小哉豈小哉

昭陵寶墨序

吉水螺陂蕭氏世家也宋仁宗時侍郎公定基以制置安撫鎮邕管交趾甲馬洞亂侍郎公奏方畧并乞更帥仁宗賜敕褒荅委信益堅卒致平定敕在祕閣永樂間翰林學士解公大紳見之棄櫝驚喜曰此世家所寶留



此特敗楮耳取以歸蕭之長老其後奉守不嚴僅存其半而逸字二十有餘污損者又若干今福建布政公晚侍郎公十八世族孫也總廣憲時命工繕飾復取先世所錄全本并宋大理寺丞葛闕跋文附載其後且遣季子輒持以示余余受而讀之興千古之思焉惟侍郎公以政事受知仁宗仁宗常題其名殿柱敕中所謂深知材略者本淵衷也嗚呼提數萬之師臨萬里之夷以御狡譎叵測臣叛不常之情苟內間而遙制之雖良平執

籌頗收折馘無濟矣使人蹈水火而無恐者恩信之結也侍郎公之善政仁宗之善任可不謂千古一時乎史言昭陵之朝兵以不用為功由是觀之非不用也上之所用者在人不在兵故公之成兵不勞而人不知也嗚呼豈獨兵為然哉敕不載年月惟閱跋書康定元年則敕必在景祐寶元之間古人臨文質直不煩若此其歸祕閣不知何時往往見宋人章奏繳進詞頭必緣故事然靖康之遷紹熙之災三館所藏盡聞散逸獨此經數

百年離而復還可異也布政公勲名日著在廣時朝廷將征交趾實董其役未幾登庸竟納降表諸子多貴又酷與殿中諸君相類茲殆為之兆矣乎他日有以材畧受知于上紀之祕閣者不知視侍郎公又何如也

劉桂隱文集序

嘗讀危大樸名士傳人詳其事大抵吉水為多是在一邑則紀載重在一家則闕閱重蓋百十年不一見而一時滯集豈不異哉向非其人即數千里內不異荒野

是重紀載與閱閱者重人品而區區尋常富貴起滅不與也吉水中危所甚慕而又推其心事尤異於當時諸公稱許其父子祖孫皆守節義則莫有過於桂隱劉公當元初時廢科舉抱所長無所於洩於是尚行誼盛丈墨自任斯丈之重與宋遺老上下徜徉屢為丈集賢陞鄭尚書鵬南蕭御史泰登力薦不屈既卒賜謚丈敏元雖廢科舉而謚不為限故公以布衣得之我朝法度明峻非五品不得謚即隆貴無問也其異如此公之平生

詳著元史儒學傳中世出南嶺與秀川為婚姻余譜秀川得據所言為證七世孫諶為高州郡守郡守與先大夫同事武宗號莫逆故予得以異姓昆弟交三德用敦公所著有桂隱集已梓行今多散逸山田志孔重入梓而節推君方興與弟子員子武天健索予為序謂之曰公之平生與詩文元史諸集已詳無可俟區區也惟其聞當時垂來世而為人重者固必有在然布衣也非世所謂富與貴也在公之後自布衣以上必自樹立始不

辱公能不辱公始不辱吾吉水此則若與某所共也然  
世之言紀載閱者或不在是嗚呼曷亦就斯集觀之  
贈泉口懋德侄令遂安序

嘉靖丙戌余與姪懋德周欽之講學谷平先生之門是  
時始有四方之志嘗竊嘆曰嗟乎吾安得一邑自効乎  
誠獲所願即淹一邑何恨夫天下皆邑也士吏之威否  
厘野之利病賦役之輕重訟獄之微鉅賓祭之交接兵  
農之豫密工徒之興弛其在天下者即一邑者也諏咨

之詳刺裁之敏盈縮之變審斷之公感孚之實儲備之周緩急之宜其治邑者即天下者也故待人而行者天下可為也一邑不可為也待身而行者一邑可為也天下不可為也夫兼天下之事而得身親為之者惟邑為然故欲自効者必自此始効於邑雖不効於天下可也已而偏觀今之為邑者不曰地不我宜則曰民不易治也不然則曰吾所習者古之道非今所宜也甚則曰是奚足以處我也夫不安於所處斯人也無論矣彼其罪

時與地與人固皆思以自効者也而所言一至若此何也況其若此言者固不止於十人而九則是可懼也是非一邑之計也邑不治治天下胡可期也已而聞以賢令舉者歲不乏人則又為之廣延細詢而求其故皆曰其始猶夫人也及其久也能因變而為之通習於媿媿辨給銜霍詞伺之目即可以免患吾又以悲今之易於為令若此而人顧罪時與地與人則又何也吾於是益懼焉已而待罪史官未幾以無狀罷去而欽之始得判



永州有聲名夫判之責半於令其聲名宜也又三年懋德乃拜令遂安遂安在湖南境去吾鄉不甚遠其民俗土風宜亦相似而四境多山負山居者必敦龐木彊而寡詐誕懋德之質故甚朴能篤信古誼而不忍自負今又值易與之時縱使媿媿辨給銜霍詞伺之未盡當必有諒其心者將來其以賢令聞無疑也獨自念抱志甚久竟不一試而三人之中迺試於懋德故不獨厚為之望而且以為幸又因以卜吾之說果可効於天下否也

忠惠實紀序

能為己責賑墮乎其才著矣不必其皆惠能為佔危犯  
難乎其氣烈矣不必其皆忠夫政令有所拘即懷私不  
可以自遂乘忿鬪而前三尺童子亦且踴躍而忘其軀  
何則有所畏與激者其勢不得不至是也使無畏與激  
斯已矣惟君子者尚慕古人而恒有意於天下其為守  
與令也猶受人之牧而常懼其瘠其遇權奸則虎豹之  
臨赤子惟恐去之不速也又何屈抑悅媚之有故愛有

專者必嚴於所事甘於嘗禍要有大不容已者存於其中固非勉於一事動於一時為可幾也御史長洲徐公其庶幾哉方公之未仕也每以古人自期待不肯隨俗以辱喪及為江陰江陰地善易染公決滯平枉濬渠設防禦盜興學上治行天下第一比去官囊無餘資貸之故鄉而後行至京拜監察御史是時逆瑾專擅所在樹黨立威公巡視長蘆鹽課劾其黨罪真撓法語連瑾瑾已銜之會將代瑾遣人劫令上羨賂已公既不應比入

朝遇瑾衆咸蹠而止長揖於是大怒矯詔下獄備受拷掠廷杖三十戍肅州不及出獄而卒嗚呼公何利於此哉其為御史也猶夫江陰之心而其為江陰也亦猶夫未仕之心其心以為朝廷紀綱一日不立則天下赤子一日無所恃以為命是豈古人所忍泯泯者哉蓋其惠愛天下之心雖欲已而不可得而豈暇復他顧耶此公所以為忠也公在獄也江陰人願入金于瑾以求貸公聞力拒乃止既卒舟過淮江陰奠而賻者累至七八百

金公故貧藉是歸葬而瑾逮其子補伍形勢狼狽得以  
不困嗚呼此非忠惠之報哉公三子朴素渾皆世其家  
朴集公行事與諸表狀名曰忠惠實紀遣渾之孫繼宗  
相示已而自率二子子行德重來乞言惟先大夫與公  
同年舉進士家相去不二舍許皆以古人自期待為武  
選郎忤瑾私人幾至不免及今談之猶覺色變某既幸  
與公子孫往來復敘公之忠以傳使知有所畏而激者  
相去大異亦作求思齊者所當辨也

壽羅整菴公八十序

君子談世道必先風教蓋言感之速及之遠無意相遭而適以相成猶風之行於物也今夫草木之生雨露滋之矣必披拂於和煦而後生意盎然至其震林盪谷歛豐茸於寂寞霜雪不得專其威也君子之於人也亦然當其勤施篤惠澤生民而制羣動此有位得志者之常無足怪也惟夫身已退而道愈隆處人之所不能而薄人之所甚欲可使遠者慕近者化縱懷不肖之心亦且

感然悔悟索然潛沮有不待言說而要約者其視披拂之與震盪亦何以異非所謂君子之風乎今制仕于朝者七十致其事而大臣以六十告為最鮮大臣家居八九十者天子必有存問而以太宰被是命為尤鮮整菴羅先生自侍從登太宰年六十遽以去請上不能舍屢召不應積二十年年且八十上聞而嘉之特命守臣及門舉禮如制往時朝廷更定禮樂天下文學之士顯然向進而先生有是請故人不為重其位而重其去蓋始

知有明哲之幾邇來邊境多虞百司飭厲夙夜不皇即  
老且病不可自引去而上舉是禮故人不獨重其壽而  
重其賢蓋始知有退休之樂莫不曰先生之決於幾也  
如是其不輕於出也已吾其可以利於官亦莫不曰先  
生之安其樂也如是其不苟於處也已吾其可以病於  
俗於是鄉之士人祝之以矜式邦之大夫頌之以考問  
朝之公卿歌之以典刑自有先生而後出處之節侃侃  
然稍著於天下矣夫出處有節則士有廉隅士有廉隅



則民有所賴以免於蠹戾乃先生以聖賢之學日有俛  
焉進於無疆將謂天以先生風世道也不亦可乎洪先  
幸而生是鄉又幸為同姓嘗竊取行事以鼓舞不怠且  
喜斯世皆有遭也故於祝頌不敢以不文辭

劉晴川公六十序

嘉靖二十年工部虞衡員外晴川劉君煥吾上封事下  
詔獄是時上親覽章奏明察幽隱謂君之言和而有體  
又不越他人職事故不深罪第欲稍留之以觀其誠遂

與富平楊伯修姑孰周順之留獄中者六年上復遣伺  
三人動語食息何似有所異否聞其食乏衣穿色不沮  
言不懟而講論終歲不輟則又時時給食食之既久而  
三人之誠愈著一旦不待有司之請釋歸故鄉天下之  
人莫不感聖天子之仁慶三人之遭而於劉君尤有私  
幸蓋其出獄之明年年且六十矣於是門人諸生得從  
君遊者其感與慶又自有加於天下之人也相率索余  
言以為壽余觀自古進言於君有扣閤牽裾泣血碎首

致其忠者彼蓋適有所迫而為之非得已也其後遂有  
勦襲其事者矣然當時之君肆其威斷加以戮辱誅譴  
之慘而一時之人亦皆駭聽而動其嗟咨不知抱抑畏  
讒不勝困挫之苦曾未幾至於隕獲摧頽以敗露者多  
矣又或望之於君父而不免躬蹈其非嚴於論國而恕  
於家人妻孥者往往而是則亦何以望古人哉蓋嘗思  
之其所以至此者要皆不免於意氣之為也夫理有可  
據乘以少壯銳進之年則意易動而難忘義有所激輔

以剛直不平之資則氣易使而難制及其既衰揣擬之見不效他願之私橫生回視向之所進適足憎其悔焉耳其身之不能自信若此矣故雖聞其名傳其言若足以鼓一時之觀聽然其人未終音響消歇此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而常存豈直不可同日語哉劉君篤厚沈默早聞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自入官即以所聞者行之而未嘗變易以趨乎時好固非獨六十之齒數年之困始足以見君而君之脫獄也色益恭鯁然恒

若有所不及者嘗語余曰今而後知弗欺而犯之難也  
又曰聖天子生全曲成至矣而吾負罪引慝猶有未盡  
吾心慚焉夫以顛頓窘束之中而不忘恐懼修省之誠  
當衆人歆羨嗟咨之時而益嚴於檢點收斂之實摧之  
不能令其損揚之不能令其前其言也出其不得已而  
非有所惑於中其無言也斂其所可已而非有所懲於  
後故不特聖天子諒其言而已也而天下已陰蒙其施  
不特士大夫尚其事而已也而武夫獄卒亦知理義之

可信由是而推極之非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塞天地而常存而彼勦襲其事者非夫欺而犯者歟嗟夫不知學則其人不可以朝夕計知學矣窮達禍福升沈得喪不足以動其常存古之言壽與天者蓋如此君既歸與鄉之士大夫及其門人諸生日從事於學而余之不才亦與有聞其將何以壽君相率而索言者某等凡四十有幾人皆其門人諸生而鄉之士大夫不在是數其所謂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者與使鄉之士大夫至

於門人諸生學焉而皆至於不忍欺則君雖無是封事  
其常存者固自與天地無敵矣

秀川撰述序

昔在丙戌先大夫以譜授小子洪先命之曰譜不續百  
年矣惟予守官弗皇于家既乃播遷未能卒業汝勉哉  
洪先受而藏之當是時年纔弱冠未知斯言之難也嗣  
是收緝散亡歲有所書志行弗加頽焉就老常恐奄忽  
無以光先大夫遺命戊申集世系圖內外傳名位表已

酉草居徙考丙辰傳表成癸亥祠墓志始就將以告于  
祖廟授之族人而先大夫背棄蓋已三十餘年于茲矣  
嗚呼傷哉雖然吾於撰述得大悟焉蓋嘗汎而觀之有  
以一身而繁數百十指矣有以編氓而食祿且數世矣  
有親執作業而富埒封君矣為之躍然喜曰是非駸駸  
亢宗者耶已而考其下方墮為溝瘠者昔之家餘萬石  
者也旅寄而道瘞者昔之衣冠詩禮者也中斬而漸微  
者昔之倚衆擅力者也則又為之蹙然以悲其始以為



偶然耳比其久也校之上下數百年間莫不皆然乃撫  
卷而爽然曰茲非屈伸往復之相尋所謂天道者耶其  
有不盡然者非係其志與行之修否耶志行修矣即使  
孤弱而賤貧猶將有所遺於後矧其強盛而貴富者耶  
然其人往矣不可得而盡詰矣已而視吾之族人其強  
盛而貴富者不徒為之喜而繼以懼而於弱孤賤貧者  
不徒為之悲而幸其有遭夫為之懼則無健羨之心而  
保誨不忘有所幸願則無狎侮之心而休戚相繫雖有

疎戚不齊其為喜與悲懼與幸無有乎弗同吾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吾以是知民胞物與之義起而嗟曰是因先大夫所為弗皇者乎小子烏足以承之雖然吾於撰述則又有大悟焉凡書于譜者其必有在也在吾之上則皆父祖之列未有見吾父祖而弗敬者推而上之不有尊於吾者乎在吾之下則皆子孫之列未有見吾子孫而弗慈者推而下之不有卑於吾者乎在吾之前後則皆兄弟之列未有見吾兄弟而弗愛者推而廣之

不有大同於吾者乎在吾之上下前後雖有疎戚不齊其為可敬可慈可愛者無有乎弗同又不止於可喜而悲已也是故盡吾之敬可以事人矣盡吾之慈可以使入矣盡吾之愛可以與人矣夫人莫不可事莫不可使莫不可與此其志與行為何如耶則又何計夫盛衰貧富貴賤之有吾以是知盡己之性不為近盡人物之性不為遠各親其親不為異萬物為體不為同小子固未能也願學焉譜始宋淳熙嘗限十年而一書今可考者

五書于元者三書于明者二此皆先吾而有意于族人者也後之書者其謂何自宋以來譜善歐蘇近世義例祖李小子寡識罔所裁正世系故類蘇譜不復更易考志傳表創以己意乃若信其言補其不逮以詔無窮使先大夫遺命久而彌光必也自修志行之君子

東廓公六十序

聖賢於衆庶鈞之為是人也至其以一身為天下以一日為萬世則固有長者存也夫聖賢之少壯衰老猶衆

庶也而有所謂大者何也以形而觀彼無所加也以性而觀固有通乎天下萬世者是故能自得之不能私之不明者師其所已明不能者師其所已能而性始各足雖其既往家誦戶說教萬世無窮也夫人不相為謀求一言之喻不可得也今舉天下萬世莫不惟彼之師如是而曰鈞之為是人也可乎此孔孟所以大也雖然孔孟之時其弟子三千從者數百人而已而楊墨之言至盈天下烏在其為師也然至於今言師弟子者必曰孔

孟孔孟是故苟得其大雖信於一人亦足矣而況於三  
千數百哉天下而一人信之即天下也萬世而一人信  
之即萬世也天下萬世信之謂之天下萬世存焉可也  
孔孟之後千餘年而有濂洛濂洛之興師友之道一光  
矣及其衰也數百年而有陽明王先生先生之門師其  
學者幾數千人而此數千人之中又有東廓鄒先生者  
師其學而自任以大嘗曰萬物吾之一體也教不倦者  
即學之不厭此吾師所傳也先生以溫醇廣博之資得

師於英發榮遇之年悔其平生而盡棄之蓋三十餘年未嘗一日置其言於孔孟之外自國子祭酒歸者十年亦未嘗一日分其力於功名勲業之中故先生之門師其學者亦千餘人庚戌之歲二月之丁先生春秋且六十其在門之人以為先生之年視其師不啻過之將其為教益無窮也則羣趨而為之頌而其在交游者相與屬言於余余惟先生以誨人為學則壽先生者果在其門之人矣乎使其人有三千者出焉是孔氏其師矣使

其人有數百者出焉是孟氏其師矣尊其師為孔孟是以天下萬世頌也而何有於六十哉雖然濂洛以來為師弟子者亦曰孔孟孔孟云爾今其人可指也將其信於一人者固亦不易矣乎夫必信於一人而後可以天下萬世自得於其性矣而後可以信一人則先生之壽可知也先生間謂余曰吾戒懼矣吾戒懼其不睹不聞也已此於性有固然也而天下萬世鮮自得之由是而言雖謂學不厭者即教之不倦亦可也請即先生之言



以頌其大

劉兩峰六十序

聖人之學取之至近行之至遠苟不得其門雖皓首以終身求一日之幾乎道不可得也知其幾矣造化由乎一心瞬息可以千古其奚歲年之足云歲年所不能計雖瞬息之間謂之得年亦可也有瞬息而得年則知有皓首而不得者矣世之皓首者何限然得年者少而不得者恒多安福兩峰劉君志於聖人之學者也始而師

陽明先生棄常業以從事而行輩遜其勇其後與雙江  
聶公為友假館舍以居而子弟感其化其為學也求得  
其心而已而不苟以徇人言其與聶公友也聞其所語  
此心寂感之機歸寂之要十餘年來未嘗輕一諾焉一  
日忽自省曰公之言是也人之目劉君者若負而可釋  
若探而可執若有所守而不易而年且六十矣聶氏之  
子弟往為壽索言於公公將赴召遂以命予予惟慶以  
六十歲年之謂也雖予於劉君一日自省而有慕焉人

之求歸也。羸糧躡屩，歷險夷，辨南北，有更寒暑而不至者，此歲年之譬也。及其返鄉井而望廬舍，則有聞似聲而喜見故物而悲者，此一日自省之譬也。苟於鄉井廬舍弗之見，則遲回於險夷，南北之歧，雖加以歲年，烏足多。劉君將得其門矣，亦不足慶乎。雖然，劉君之升堂入室，其猶有所待乎。昔伯玉與孔子友也，五十而知非六十而後化，故其使者曰：夫子欲寡過而未能也。劉君既知之矣，其進而至於化，孰能禦之。予生後劉君，十有三

年其於道也望而未之即不知近劉君之年果何似也  
因為之慶而慚

雙江公七十序

孔孟以其身立萬世之命萬世而下仰之如見此宜有  
間於久近哉其出也僅為諸侯卿相而席不及煖又已  
去位蓋孔子歸魯其年六十有八而孟子去齊自稱長  
者垂老猶且皇皇於行當時之人幾何能被其澤也夫  
人固有終身談學而不聞道者聞之既難而成之尤難

有成矣大行之又難孔孟之後濂洛明道可謂成矣而  
年與位又皆不逮孔孟遠甚其或壽考而沈於下僚即  
在下僚又且早休以去而以大登庸者又往往病其行  
之不顯是數者嘗不能以相無疑若有黜為之制而忌  
其全者豈所謂天命固然歟永豐雙江聶先生豪爽蓋  
世不為苟徇以簡靜閒雅之器而砥礪于名節登進士  
出為華亭取濂洛諸書自隨思以其學反之於身比擢  
御史持風采出同列上一時權貴畏憚如虎聞陽明王

公講學東南顧折節下之反覆辨難凡數千百言弗明弗止自是盡聞良知之說以為孔孟之復出不易斯語其後追稱弟子比於及門之士及知蘇州以憂病歸閉戶翠微山中十餘年屏耳目之交考易庸之旨喟然嘆曰夫所謂良知云者蓋指不學不慮而言則未發之中是也其感則愛與敬也學者舍不學不慮之真而惟執愛親敬長之感應以求良知不幾於義襲而取乎乃自為之說曰致良知者致吾心之虛靜而寂焉以出吾之

是非非逐感應以求其是非使人擾擾外馳而無所於  
歸以為學也夫知其發也知而良則其未發所謂虛靜  
而寂焉者也吾能虛靜而寂雖言不及感亦可也是說  
也吾得之於孔為乾之健為坤之復為艮之背吾於孟  
得之夜氣於濂洛得之主靜得之定性是致知之正傳  
而徒曰良知良知云者吾不知之也是說出而聞者莫  
不盡駭會先生自平陽擢漢關兵備在告而以誣逮怡  
然就道履險如夷無幾微見面目於是追而送者始共

嗟異以為先生之學有所聞非徒異同於言說者也釋  
歸之明年北邊告警今上用大臣議首以都御史召行  
改兵部侍郎進尚書當是時敵歲窺塞朝廷盱食內外  
洶洶先生臨以鎮靜事必已出從容籌計不奪於橫議  
異時紂袴之子囊金竊符溷爵恩賞者不敢一過其門  
天下始有羔羊之節以功累加太子太保勲至柱國廕  
其子至錦衣千戶而先生年且六十有九上憫其勞不  
懈不煩以事以優閒之其在兵部邊警旁午猶勤著述



與天下之搢紳學士辨論不輟及歸田取賜金建堂於東臯名其堂曰賜老堂邑之博士諸生就而問者戶屢常滿明年為嘉靖丙辰正月十有三日年登七十其視聽步履飲食視少壯不殊也於是諸生將修執醕祝頌之禮問言于予予謂孔孟以上無論濂洛而下至陽明公而後顯顯然然謗言四起幾困而躓竟顯然立于朝廷之上田州之役天下至今嗟之先生既以所聞見之於行而又終始保全無少疎敗雖同時大臣羨慕不得

蒙曠恩之賜豈可不謂至幸歟間嘗侍先生問京師時事則又欲然不甚滿意且欲畢其餘力以求若不知老之將至云者夫孔子七十學之於虛靜不厭而孟子之去齊則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夫為萬世之命非道之行與不行可加損也先生殆有意於斯乎予少先生十有八歲自庚寅相見於蘇州稱為莫逆骨肉其後遂有葭莩之好至其辨難亦嘗反覆數千百言雖暫有合離而卒不予棄故予於先生猶有望焉不獨祝其年而已

也

劉龍山七十序

念菴羅子談學于鄉龍山劉子數過焉覺其言之多不覺其說之迂然性好忘中無他腸鄉人之所競者且言而且忘夕言而夕忘惟己之適而弗人之合不知其有喜怒從違與順逆也嘉靖丁酉舉於鄉為平樂推官三年以忤上官棄而歸怡怡然無所戚其在平樂與視上官也猶其在鄉與鄉人居也間與羅子泛彭蠡遊匡廬

友人見其然笑語之曰在他人患不忘在公患善忘聞其言亦漫與大笑弗顧也其生長羅子十年於是年且七十覩其色聽其言躡其步履不異在平樂時子汝虞汝周婿楊以倫孫應春皆在學校而應夏應秋應冬學舉子業方有聲嘗遣汝周來聽談學不謂行之迂也居旬餘汝周辭問之曰將潔舍壽吾翁羅子曰來吾與言鄉人異而翁貌類有道者其信然耶嘗寢于余弗驚弗寤神則靜矣不記楊里華子乎昔華子好忘而其家弗

解請於魯國儒生治之儒生曰吾將化其心變其慮而後可與居七日而積年所患都除華子悟以為賣已也乃逐而走之間之曰吾之昔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萬物之得失好惡擾擾萬緒之吾侵乃今胡可復得矣子貢聞而駭夫子曰是非汝所知也夫此一好也由前言之是而翁之所好不可留也由後言之是而翁之所好不可去也汝歸壽而翁其尚以微言探之其孰留耶其孰去耶其亦留與去各有所屬皆其大不可已者

耶抑而翁任乎天不緣乎已固無所謂留與去耶且吾昔之學也留與去皆有所屬而吾之心有所當有所弗當固有似乎前所言今之學也近乎華子之求常恐儒生之我欺也子儒生也其試探之而勿吾欺而翁果今之華子乎則吾昔之談學也固已困于而翁而吾不自知者也

壽郭癸峰六十序

言有之經師易人師難此謂文行異致也夫實行之艱

固矣句疏之牽附轆轤悖戾而又槩以宋儒之見以為折衷其書滿家言人人殊自非歷歲月更指授未即窮也人之生也出則雜於交遊入則累於妻子齒增而氣欲計短而智昏矻矻然鑽研於故紙殘牘之中委曲於世態局面之變而不能不銜於新奇不淪於舛謬者豈易易哉自予為童子時吾邑詩有南嶺周氏王氏書有白沙鄧氏易有謙陂楊氏其諸生各百數十人此百數十人者雖皆讎校講論久為人師然大要重在祖述不

敢輕叛前說二十餘年先輩凋落人爭為高莫能相下  
粗知章句即抗顏登席師日益衆而昔之經師亦無有  
僅存者矣不亦可慨耶夫三經中惟易道隱而易蕩故  
為說恣肆滉瀆而難準羅易齋劉平湖蕭東潭三公之  
易皆本楊氏癸峰郭君受易於三公攻堅剖疑盡領本  
旨三公既仕君遂以易為諸生師諸生欲邀至患不能  
得多相率走其室諸生才品分授之其慈幼弱也不啻  
父母之在側而其給助貧乏也不啻子弟之在家久之



遊其門者亦且百數十人其取科第而仕與仕而倦休者有矣君年六十名猶在校官弟子籍中與諸生儼校講論無異在師門時也噫嘻以吾邑數百里之門二十餘年之內求其守師說而不失者自君之外不多見然則經師可易得哉君以甲寅四月十七為君誕辰乞予言為壽且君處家惇恂取予不苟而強於義又嘗見君質厚而氣和慎言而寡合是不獨可為經師以其有得於易學故也於是樂而誦之亦冀聞者毋怠於說經毋

謬以人師自居也

城頭陳蒙菴六十序

世人遇年至者多為慶幸夸詡之詞以致敬愛其所徵  
述則眉壽兒齒皆詩之教也余竊以為不然凡臣子於  
君父祝願無疆情也禮也若朋友則當磨切以義要在  
及時自儆不宜以諛悅也小明之詩曰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彼於兄弟且爾況朋友之間哉余少侍先大夫邑  
居蒙菴陳君數往來必燕坐坐必縱語語必盡夜乃

止先大夫嚴重之君是時年三十方自大學歸負豪氣  
喜談論詭飲雖數數夜語不知倦其後余上春官而君  
亦以謁選行遂與道懷玉泐錢唐渡江亂淮遡河入濟  
出鉅野之藪涉桑乾之流登金臺排閭闔蓋寢同席食  
同器水陸同舟車中間炎暑冰雪之侵水土氣習之乖  
僕賃薪米之費夷險遲速之候憂愉悲駭之情貴賤新  
故之交不知其幾矣而又離合屢變余登第在告君感  
余歸遂不復待次余疾甚共留旅舍朝夕視藥食疾已

乃行年雖四十有五而氣猶烈烈不知惜勞役畏濡滯也今又十有五年數其年在禮為耆得以意指使合家衆顧甘靖退篤任質擇子弟可為後者托之日遊乎長林大谷鬱阨寥閒之境視其意蓋已不欲與俗俯仰於人之怨侮世之浮艷若將有所甘而棄焉於乎當其豪論時意氣振發何其壯也及與遠遊見仕宦人不當意輒切齒恨不即為天子出氣力少効尺寸以求表見今自甘泯泯若此謂有得於更嘗之力非耶夫人非不遇

孰能自甘泯泯而自壯至老數其平生豈無更嘗之多  
於君而君獨得以自處者謂不有異於人不可使後此  
數十年更嘗之多回視今日又安知不有異也夫求往  
者更嘗之跡已不可得而年徒積矣將來者又何定乎  
則凡有所甚願而不可必有所不欲而不能免者又安  
知不有異也自余見君方十三齡而今亦逾四十矣嘗  
惜時而無所就竊媿心焉君婿胡生某乞言為壽因有  
所述以期君之將來且冀為朋友者必有助我固無以

諛悅也

竹塘王石泉翁九十序

玉笥之南有山如屏衍而下馳王氏世居其麓人因號曰王嶺王嶺之北羣峰突起凌漢而其中幽邃環複仙人羽客往往藏焉圖經所載自秦漢而下無慮數百人訪諸名嶽未有若斯衆盛者矣王氏之居曰白竹塘其世最久而其名益著所產多高年逸人子弟好儒術高才能文然類不甚顯豈亦地氣使然哉予嘗見石泉

大人魁梧頎頎其氣敦龐若無他技與之語引古執誼  
崇尚風致怡怡可親與子弟言如其昆季與昆季語如  
其朋友早嘗從事藩府計資且官矣會逆濠誣布政使  
鄭公毅然就理三木在身口不二詞事白棄去又幾何  
年而鄭公復起江西遣人召故從事思叙錄以報德固  
謝歸優游田里間子孫衆多而又謹良無諍語拂意事  
每晨夕出於池沼上偶樵人牧子荅問顧見諸子相從  
亦且六七十歲餘鬚眉皎白衣裳簡古不異畫史之貌

商顏墨客之歌鹿門也友人東溪魯子以書來曰丈人以是月十有六日年九十矣而容色沃若飲啖視平時不少衰意者有導引之術歟某曰不然丈人七十時聞其內寢無侍人語曰逸則生欲欲生而精氣告疲夫聚散者攝氣之大較管括疎密形影立徵故堅真幽潛元化滋彰施布闡發百脈沸狂丈人殆有意乎丈人俯首嘿然不應今飲食起處二十年如一日是所操者微密在丈人且不自知而謂有鍊形以和體者乎聖賢之學



不邇不殖日用飲食知識泯汰其端可得而窺矣外道  
竊之以離類遠俗駐世延年其用特淺儒者矯之至於  
逐物是久居其下也夫逐物者易與物化不隨化者非  
道而何東溪子曰善予與東溪自幼交其仲子仲子舉  
於有司不及官所謂能丈不甚顯者然延陵達生無所  
沾滯此蓋管括之徵不獨地氣能移人也審矣於是因  
東溪之問著于篇俾有意於丈人之壽者得攷法云

外母王夫人六十序

吾鄉在吉水西北境上衣冠之族以十數其里閭糾錯  
姻婭聯複而貴顯亦若代禪者自宋元則然咸以為風  
氣鬱積山水之所委洩也以今觀之其淳而未漓朴而  
未雕因其故足以善其習陳其實足以媿其辭者往往  
鉅公達人積之微漸達之內外蓋隱有維持之力焉而  
莫或知之外舅三符翁謝事歸也灑掃一室處其間日  
取九經百子史書讀之疏注其義到終卷復溫繹如初  
蓋食不重味器不髹采者十有五年忘其身之既貴也

而王夫人之事翁也先旦而興後夕而休嘗以起居見焉非醜酒漿視雞豚則工緝紡紉綴其菹醢之器烹飪之宜必手除而躬治之矻矻然雖窮簷委巷之嫗不是過也夫人為主事君貴裔歸翁者四十有三年後一年而為母十七年而為外母二年而為姑又二年而為祖母今計其年且六十而其歸也侍翁為縣令為尚書郎為郡守至監司為大理進大僕稱朝廷大臣固未嘗一日遭窘阨事其在邨閭也山珍海錯之奇異吳錦粵紋

之精綺未嘗輕入矣然而歲給月俸之隆御筵宮醪之美白金寶襪之錫飫見聞而接口體者亦已甚久其視窮簷委巷何如而顧與之敵勞也夫窮簷委巷者皆其所素服與不得已焉者耳如不得已而又加貴焉則必有所甚不欲與不屑為者不然則亦不免於怨懟之形然則翁之仕而歸歸而忘其貴而又若有甚宜之者豈細故哉夫為祖母若母如此其子與孫可鑒也為大臣如此其士與民可鑒也古者聞瞽誦詩即能使胎教之端

嚴況目接其事又近在里閨姻婭間孰能已於漸漬熏染之益豈亦山川風氣之故使類召而美聚乎洪先自慶吾鄉維持有人又得為夫人婿以傳述其事將聞者益信而可遠六月二十六日夫人生辰也既書以獻且俾里閨姻婭來壽者歸而揚之

外舅曾三符翁八十序

大僕鄉三符曾先生年滿八十聞宗族閭里戚屬與其子弟將期為壽深謝避曰何庸累吾宗族閭里戚屬子

弟為家人代以請則曰將吾宗族間里戚屬子弟與為禮若不能堪也於是先生幼婿羅宰言於長婿洪先曰已諸禮歟洪先曰是古禮弗行之故也禮在位八十者不俟朝大事則就舍而問之若曰得無有所苦乎是以安其體如是也在野東西行者方巡狩必少佇車而弗敢過若曰得無與相迫乎是以舒其氣如是也上之於養老也八十加五豆矣然必袒而割牲非為無庖也執醬而饋執爵而酌非為無百有司也憲德而不敢乞言

有之亦微簡其禮不必言與否也老者之事上也八十  
拜命一坐而再至若賓客之事固弗與聞也夫位莫尊  
於天子政莫大於會朝遊莫遠於巡狩事莫辱於庖宰  
善莫美於乞言榮莫大於賜命然施於八十即殊常焉  
又況公卿大夫而下不得以爵先之者哉又況宗族間  
里戚屬至其子弟不得以年等之者哉故朝不俟畢則  
燕享之節必不敢有所拘行不避尊則出入之宜必不  
容有所制執饋重於養體則酬酢必不行相見主於憲

德則應對必不及拜命止於一坐則揖遜必不施此其  
優逸靜暇恬愉泰適何所不得而豈病於禮之行哉今  
先生不然位列于九卿矣然早致其事以歸既不得與  
於就問躬饋之事居專於一室矣而今時無巡幸又不  
得與於高年延見之列其公卿大夫在是邦者既未嘗  
居位敘齒以時其溫存省候之意而宗族間里戚屬子  
弟又未嘗聚觀盛典以動其歆慕敬畏之誠先生耳辨  
鬪蟻口嘗脫粟人既忘其齒之甚尊然少長不遺答問



無倦且又無以異於五六十之年以是獻食者不求其所宜進謁者不乘其所便聞言不能稽其故覲德不能觀其深顏色不加則曰先生其遺我哉吾不敢以繼見也議論不入則曰先生其挾我哉吾不欲與盡聞也蔥蔥然役其視聽於接遇之時而勞其智慮於應對之末即使彊有力者猶不能以朝夕而況於先生哉夫古禮之行也可以使田野之老得蒙幸於天子其廢也雖爵隆齒尊如先生不得享其宗族閭里戚屬子弟之奉

忠信薄而彌丈盛孝弟哀而少儀缺此豈直細故哉雖然使吾能行於禮而使先生安焉則長者必曰吾亦其子弟也彼之致敬若是吾何敢以色驕之少者必曰是猶吾父兄也彼之致愛若是吾何敢以辭煩之宗族曰斯以教吾家閭里曰斯以仁吾俗戚屬子弟曰斯以篤吾親羣而化焉固不特爵如先生者得全所尊也將田野之老可免於凌賤故不特齒如先生者得安所養也將五十六十之年可免於飢寒如是則古禮之行不庶

幾乎於是使宰徧告其宗族閭里戚屬子弟使皆以其  
觴豆進而洪先復書以申之

李母貢孺人六十序

聞人之善悅而敬之又從而誦之而婦人之善得誦於  
人者蓋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賢者也聞人之善而  
獲報者嘆而信之又從而揚之而婦人之獲報見揚於  
人者蓋益鮮有之必其夫與其子之賢者也夫婦人豈  
不足與為善哉閨閫之中所為不越乎滌澹甘滑之齊

織紵縫紉之細而無所謂境外之事所見不越乎妯娒  
姑妹姊姪戚獲之類而無所謂閩外之人其人既近則  
為之聞者必不遠其事既常則聞之者必不駭且異而  
其夫與子之賢又皆不可必得也如是而婦人之善誦  
而揚之之鮮也何疑劉向之傳列女也盡千餘年之間  
為書八篇而所書以為善者僅數十人耳此數十人者  
自后妃以下非其夫與子之賢則皆不幸之極與流離  
饑困之餘者也夫不幸之極非人所深願而流離饑困

之餘則將益遠於人即有誦而揚之者世無向矣孰為  
聞之使有人如向矣取數十人於千有餘年之間其暇  
及其事之常者乎如是則婦人之勉於善而冀其獲報  
於天者其鮮亦宜夫生致愛敬病致其憂夫子所以教  
曾子者豈間於為子婦者哉此非甚難能者也使為人  
婦者能舉其言其不為夫子之所取乎見取於夫子則  
向之書不書宜無足計也然向之書特取甚難能者以  
愧人之不能者耳非此數十人能盡千有餘年之善亦

非以善不在於閨閫之常蓋史氏激勸法也余先宜人出谷平李氏李氏之族有司空公蕭夫人者居蕪湖蕭夫人從宦京師先宜人朝夕見之常誦其得婦貢氏至孝也蕭夫人病亟貢為露禱以身代如是者累月不止衣不解帶藥必手進蕭夫人竟壽康無恙是時貢年三十餘未有子人皆為孝婦惜也已而承寵承武二子生人曰善報善報自夫子之教言之可謂似矣然皆以為閨閫之常未有為之誦而揚之者豈過信於向然哉余

嘗為史氏纘向之業者也而又嘗與禮部司務宗銘氏厚善今其子承寵書來問訊敦先世之好款如也則余又且識其夫與子矣忍不為誦而揚之乎貢以戊申正月望日六十承寵書曰不肖不能事吾母常恐母之善行弗聞也貢出吏部郎湖亭氏為世家相司務教承寵承武為令妻賢母此皆不書而獨書其孝者蓋亦用向之意又史氏成法也

周魯齋七十序

陰陽風雨晦明疾矣意者其有為之感乎窮通順逆得喪數矣意者其有為之制乎雖然有感之者有莫之能感者有制之者有莫之能制者知有感而不知有莫之感者其人也亦必周於外衛之嚴知有制而不知有莫之制者其人也亦必委於外境之順外衛嚴外境順其於人幾矣而非其至也故古者謂之與人為徒夫內無攻心之憂則不見櫻身之物數起於有形之後固不能及乎無為之先是道也黃帝得之名為登天堯舜得之



名為壽孔孟得之名為樂老彭得之名為長生而俞扁  
得之名為神術至人不作天年之數不盈久矣孰能勉  
於人之徒哉魯齋周君者邑之偉拔士也其少也托於  
神術以已疾又能即形脈窺大素之始以逆人禍福期  
日發無不中郡邑聞其數驗爭迎致之而君固憫人苦  
疾有所投不即應則食不甘寢不適亦往往有怛然之  
容異時余過之去其廬數里許有丘窿然指語余曰是  
臯如廓如者吾所息也望深林而笑曰吾將取匠氏之

不睨者斲而竅之以為室其可乎則又握手曰明歲尚  
能與我遊否是時年且六十六七矣余既歸聞君挈其  
家授二子而日偃休乎其庭時而出乎觀魚噉對禽語  
忘其所以處入而顧其妻宋抱有二孫飲食于于惚乎  
不知其日之將暮客相問者非其意不顧與之見曰無  
以營營者入吾耳也又幾時君之年且七十其貌益勝  
而其言乃益不自驗或曰是君寓言以遠世也余曰不  
然恬憺虛無真氣從之非岐伯論耶君能以神術憫人

乃獨不能以此治身也歟哉雖然氣運主治之詳其說者是數聖人所以盡乎形而下也其說詳者以其為理蹟而術難精也持難精之術而人於我乎托命而能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耶是昔之於人也言乎有形者也六氣猶可得而干也今之於己也近於無為者也諸數之所不能窮也嘗聞君欲著書明己意以示後人倘以是為祕乎吾將執此補其闕矣

族叔母彭孺人七十序

人之飲食衣服莫不皆有常嗜以常嗜者投之顧其力若易致未有奇之者也惟夫四海九州之異產中土四裔之更販雖一物之微莫不駭視而嚴奉之何則計其地非越寒暑累月日不可易致以其致之不易雖於有無不加損未有弗競於得者玄黃之於筐篚也芻豢之於燕饗也古今所同也然卉服織皮山虞海錯不絕書於禹貢周禮之間考諸詩書載記人之情畧可睹矣稱觴為壽其始於爵醕之養乎故斯禮也飲食先之其次

幣帛其次原哽噎之祝倣岡陵之頌侑以文辭禮則加  
矣然可誦於學士大夫之前而不可通於寢門之內彼  
其外言不可入詩書載記之說不數經於耳目而以頌  
祝之辭飾之以文不亦遠乎雖然文辭之於閨門或有  
所弗嗜至聞善言而色喜聽樂音而氣和則婦孺之與  
士大夫未嘗異也故古有服綵以為悅舍羹以為獻者  
矣彼有得於世俗之所矜重閭里之所罕遇者孰無忻  
慕歡愛之心哉苟可以得其忻慕歡愛之心則雖一物

之微千萬里之遠猶將致之以盡吾人子之願而況丈  
辭之所稱引揚盛美而錫純嘏其於事為甚切而於孝  
為尤大使取之不勞而傳之可遠其能已乎是固備物  
之一道也彭孺人者吾族祖謹齋公配也公善治生資  
產嘗雄里中孺人佐以勤儉尤喜詩書教諸子必就儒  
業嘗曰使兒子矻矻衣食此不足稱吾志也公中年捐  
館而長子柵為縣諸生柵之子文煒未冠接踵青衿之  
列其第桐極兢兢守先業不敢廢尺寸故其養孺人也

必以情嘉靖甲寅正月十一日孺人壽七十文煒奉柩  
命乞言於余余以拙訥寡言而人謬以其言為重於是  
文煒請至再不能已噫嘻余安能組織經訓為文章如  
古之祝頌者足以膾炙人之口乎譬之海錯見嗜者少  
然雜陳俎豆或足以清唇吻而解沈酣若是則孺人聞  
余言豈有不悅而文煒之得其請也其亦可以致養也  
哉

曾白塘公七十序

凡磊落瑰偉之抱不可盡繩以常調惇恂直易之質不能從事於彌丈非獨其志則然也人之所長有能有所不能而上之所好有過有不過苟不相值雖有偏技竒能無所用之況強其不能者耶昔我高皇知天下之才之不可以數限而皆可以器使也於是廣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科以補場屋課試之不逮既懸之令甲矣復命閭閻田野之間有周知政事利病欲自言而不得者皆許面聞既熟視其精神狀貌言語風旨中采者即日拜



官與方伯郡守不吝如鄭浦江葉金華諸君是也某嘗嘆息以為大聖人之見度越尋常萬萬若此皆可以為後世法使必拘拘場屋課試如諸君者欲望尺寸表見可得耶惟貨惟來薦辟久廢耆宿穎秀有不出於場屋課試者甘戴白槁馘不知其幾吾未嘗不感其所遇而惜其所能又恨貨來之作俑無以追正其罪於百餘年之後也吾婿於魯而魯氏有白塘丈人者多聞善記早以經書教授里中里中子弟多從之遊其為人內剛而

外和與人言必歸於正有取平者非丈人出一言竟不  
解丈人既竭其是非顧覆瑕掩疵不欲面直或即跳號  
嘲詭語侵丈人丈人若為弗聞徐以甘言嘗之務令冰釋  
悔謝乃已其始或以為依違然卒不撓久之益為鄉人  
倚信有大政役請以相屬嘉靖辛丑冬縣履畝丈人則  
總一都之計庚戌予聯近鄉立倉同江以便漕舟丈人  
則總四都之計當二役初起人懷異志丈人之持身如  
投白璧濁滓中不少涅也邑令西石王君聞其賢以書

幣乞言丈人上賦役書累數千言積蠹隱病毛舉櫛剔  
王君讀之連日嘆服不已多見之行嗚呼自王君以書  
問丈人一邑始知有丈人然亦駭王君所為矣王君雖  
能屈身乞言固不能以丈人言上之丈人雖能致王君  
之乞言與鄉人之倚信固亦不能自致其言聞於上也  
自予耳目睹記里閭中即得丈人其足跡未至者宜多  
遺論矣今人見塲屋課試中式即謂之才其中式者亦  
且以才自許顧槁馘垂白里閭田野間莫之睥睨此不

足慨哉浦江諸君姑未論假如丈人得一郡邑自試操三尺以盡所能計年考績不比於今之良吏矣乎不然即今入碁管庫持籌削牘猶勝寄心腹於刀筆不知何負於此輩也丈人有雅度曠識中年失嗣人為莫堪獨能抑情已而得丈夫子二人與其孫森然玉立而丈人年且七十瞿瞿然與里子弟遊視少時如一日意不衰也嘉靖丙辰四月十有三日為丈人初度其姪志與子布同亨等凡十餘人聚于予謀為之壽者予每見丈人

輒有所慨因為之書蓋予亦場屋課試中式之人方有愧於負時固無嫌於憤世爾矣

姑氏曾夫人七十序

天道之篤厚豈不關於人事之隆盛後世因仍承習安陋就簡其相沿烏可盡信哉蓋自吾姑夫人生而女德之求至是一變後之談者咸有根據非復假借漫爾云也當元之季民多轉徙於是吾家始自廬陵遷吉水而有黃橙之居居黃橙十餘世覆育相滋益繁以庶而女

子之適鄉里結婚姻者代不乏人最而計之其子孫漸  
衍沃者常有之矣求其任而食祿于朝則甚鮮也其名  
位可稱述者間有之矣求其貴而爵至五品則絕無也  
以夫之貴被封者既少求其有子推恩身享尊奉不獨  
吾家即一邑之中求其一二不可幾也豈非人事隆盛  
固亦未易致歟然在吾家七八世以來歷成弘之世莫  
有過於吾夫人者夫人蘭谷公七世孫宏齋公女余之  
從祖姑而同堂共處閨闈相距其質任木訥得之漸漬

而長厚成性者也夫人之適魯也方伯公以行誼聞其  
自奉則甚約也夫人甘苦茹淡無少嫌怨如是者又十  
餘年如一日及方伯公顯貴也夫人怡然處之不知其  
異於前也故終方伯公之世事業日著而閭內之言不  
外聞未踰年見臺君登進士高等于健同舉于鄉而能  
務學于心因之亦有聞當是時夫人迎養京師京師之  
間扃邸內外森然矍然顧盼不及識者取以閑家動中  
繩檢而見臺君方推舉入吏部鎮練精確默歛密脩聲

稱出一時縉紳上今歲甲子夫人年且七十五月十日  
實惟其期先是見臺君食祿三年以滿告凡滿三年者  
通前後勞勩雜記之故其所書事務最衆至於關係天  
下人才進退又不可盡聞於人有非可以事務計者於  
是天子思所以慰荅羣臣以為所欲尊而不可必得者  
莫父母若而其階等得自致者其相遇固不齊也而夫  
人以方伯公顯貴遂得具二品服翟冠錦被照耀烜赫  
蓋欲為親之樂而快意於自致者自三公九卿數人外



無加隆者豈非至榮之會而天道人事亦有相成者哉  
故因夫之貴於生前者非難因夫之貴於身後者為難  
受子之養而致樂者非難受子之養而致榮者為難合  
夫與子以為榮者非難合鄉人之言以為頌而事甚稀  
少若夫人者又其甚難者也蓋吾族自齊魏兩國夫人  
以下莫之與並而東山父子直節守道型範若一越六  
七百年間至于今曠世兩見是豈可易致哉然世之言  
篤厚者既莫能追原本始以反其初而議論因仍尚依

違而昧特達卒之世教輔翼終何賴也故夫人今日之榮甘苦茹淡不二視者基之也謹畏儉朴者福所由生而侈大靡肆者入而悖出不恃其有者細行所以周也日進不已者至德所以升也慕彰施者其亦無忘積累哉

葛山王母羅氏六十序

坤之六三推無成有終之義比於妻道以為妻於夫臣於君事相類也余觀往史鞠躬盡瘁託孤寄命忠蓋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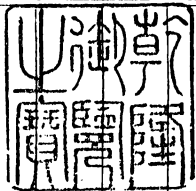
一之士視彤管紀贊端操烈節誠莫可軒輊至較其所據與其所資又若有不盡然者夫爵賞酬功勤而刑戮以懲弗恪人君奔走天下豪傑而致其勞力者持此具也風聲鼓舞雖中人以上皆可自勉而不致於敗闕即使立綴旒之朝當土崩之勢事變倉卒人心危疑孑然無可他仰顧其位已崇矣責已重矣近而儔類之猜嫌遠而筆削之毀譽豈無捐軀以成名者乎故有幸而獲聞矯而必為者此其所據與所資則誠便也至於女婦

閨閫之靚嚴不敵光儀之赫奕酒漿之供給不關外閫  
之謀慮及其遭坎坷撫孤遺百責之叢委隻影之悲辛  
而又食貧作苦歲悠日積無聊憤懣感時摧懷姆傅之  
訓不聞背貳之俗踵習苟其志成矣寸縷勺水誰為貽  
之窮鄉僻野誰為傳之彼何恃而甘心哉例之委質食  
祿之人此其尤難宜不待辨也夫外無所據而後知根  
於中者之為誠外無所資而後知發於中者之為力余  
每聞節義事輒憬然戚於心而於女婦益有深省遊余

門有王生遲者母羅孺人蓋其一也孺人年十八歸王  
象翹象翹病且卒顧遲纔十歲而母老弟幼懼孺人有  
他也謂之曰汝能終我事乎孺人掩泣剪髮以示象翹  
復堅之輒又走取刀向象翹自斷指翹持之曰果然吾  
瞑矣象翹素喜言張公藝事至是目數顧諸弟孺人測  
其意即與諸弟婦合食孺人所生止遲一人而諸弟稍  
長皆有子已而婚嫁又皆有子與女矣早夜劬無有  
厚薄是時年二十八耳諸弟婦與羣從子婦視孺人如

其母至於今亦無有厚薄也噫嘻此不謂無成有終而尤處其難者耶將非根於誠而又發之力者耶惜也沈於筭禕而不厠於冠裳不見於受遺而止於立孤也暹奉孺人教命以學易為縣諸生督學憲使可泉蔡公賞識其文聞孺人行事復表異之臺院諸公將遂聞之於上而為暹友者若某某以今歲八月二十有七日孺人年且六十謀之為壽乞言於余余惟賞善莫大於表宅錫福莫永於廣譽孺人處尤難之地宜足憐矣然上

而褒異於公卿下而令聞於鄉里且得年以來諸士大夫之祝其所得不已多乎愧余不文不及古之史氏以一言為袞鉞繫後世之子奪以塞諸士大夫之請也因觀卦辭乃論而序之



念菴文集卷十一